



提线木偶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刘琳娟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提线木偶

——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 著 刘琳娟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提线木偶——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美]欧·亨利著;刘琳娟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309-07757-5

I. 提… II. ①欧…②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近现代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0305号

提线木偶——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欧·亨利 著 刘琳娟 译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晶 郑梅侠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30 千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57-5/I·582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

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茨威格、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001	剪亮的灯盏
021	证券经纪人的罗曼史
028	桃源过客
038	双料骗子
057	伯爵与婚礼上的来客
068	爱的牺牲
079	迷人的侧影
092	我们选择的道路
100	二十年后
106	幽默家的自白
121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

131	麦琪的礼物
140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150	心灵与摩天大楼
161	警察与赞美诗
172	提线木偶
192	重拾良知
205	一个纽约人的诞生
214	最后一片叶子
225	市政报告
252	没有结局的故事

剪亮的灯盏

凡事自然都有两面，我们不妨看看另一面吧。我们经常听人说起“商店女郎”。这种人其实根本不存在。只有在商店里工作的女郎，她们靠这一行维持生计。可是，为什么要把她们的职业当形容词用呢？我们要公道些，毕竟没有人把第五大街上钓金龟的姑娘们叫做“结婚女郎”呀。

露和南希是闺蜜。她们在老家连糊口都成问题，因此来大城市寻差事。南希年方十九，露二十。两人都是漂亮又开朗的乡下姑娘，也没有登台当女明星的野心。

高高在上的小天使指引她们找到了一家便

宜又体面的寄宿公寓。两人都找到了工作，开始赚薪水了。她们依然是好闺蜜。六个月过去了，我将请您上前一步，认识一下这两位姑娘。爱管闲事的读者先生：这是我的女友们，南希小姐和露小姐。当您和她们握手的时候，请留神观察——要小心翼翼——看看她们的装束。是的，得小心翼翼，她们和赛马场包厢里的贵妇人一样，被人盯着看的时候都会立马不高兴的。

露是一家手工洗衣店的计件熨衣工。她穿着一条不合身的紫色裙子，帽子上的羽毛比得体的长度多出了四英寸；不过她的貂皮手筒和围巾可是花了二十五美元买来的，季末清仓前，别的毛皮在橱窗里的标价将会是七美元八十九美分。她的面颊粉嘟嘟的，淡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浑身上下散发着心满意足的气息。

南希就是您说的那种商店女郎——因为您习惯这么说。世上本没有这种人，但有一群顽固的人总要寻找某种典型，那就姑且称之为典型吧。她梳着高耸蓬松的蓬巴杜式发型，纤腰的线条束得有些夸张。她的裙子质料粗劣，但式样入时。没有裘皮大衣保护她免受早春寒风的侵袭，但她穿着平绒短外套，趾高气扬的样子仿佛那是波斯羔羊皮。追寻典型的残酷无情的人们啊，她的面容上和眼睛里正栖居着典型的商店女郎的神情。那是对韶

华虚度沉默而傲慢的反抗，悲哀地预言着即将到来的复仇。当她开怀大笑时，那最阴郁的神情依然存在。在俄罗斯农民的眼中您能看到同样的神情；当加百列吹起最终审判的号角时，我们中活下来的人也能在加百列的脸上看到那样的神情。这种神情本应使男人自惭形秽；但他只会一笑置之，并送花给姑娘们——背后可是别有用心。

现在扬扬您的帽子离开吧，您已经接受了露兴高采烈的“再会”和南希讥讽而甜蜜的微笑，不知怎么的，那微笑仿佛从你身边掠过，像一只白色飞蛾一样拍着翅膀飞过屋顶，直上云霄。

她们俩在街角等丹恩。丹恩是露忠实的随从。他可靠吗？嗯，要是玛丽需要十来个帮手找回她的小羊羔，他一定会随时帮忙的。

“你不冷吗，南希？”露说，“嗨，你真是个傻瓜，在那家老铺子里为一星期八块钱忙里忙外！我上周挣了十八块五。当然，熨衣服这活计不如在柜台后面卖花边阔气，但能来钱。我们熨衣工每周至少能挣十块钱。再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不体面的工作。”

“你做你的好了，”南希翘起鼻子说，“我挣我的一星期八块钱，住我的过道间。我就喜欢待在漂亮东西和阔

气人物中间。你再看我有怎样的机会吧！嗨，我们一个卖手套的姑娘嫁给了一个匹兹堡的——炼钢的，还是铁匠什么的——又是一次价值百万的际遇。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抓住一个有钱人的。我可不是吹嘘自己的长相或者别的优点；但要是有大奖可中，我一定抓住机会。一个姑娘待在洗衣房里能有什么奇遇？”

“怎么了，我就是在那儿遇到丹恩的，”露得意洋洋地说，“他来取礼拜日穿的衬衫和衣领，看到我在第一张台子上熨衣服呢。我们都争着在第一张台子上干活。艾拉·玛吉尼斯那天生病了，我就接替了她的位置。他说他第一眼就注意到了我的胳膊，多么圆润，多么白皙。我是把袖子卷起来的。有些上等人也会来洗衣房的，你看到有人把衣服放在手提箱里，一转眼就进了门的，就准是那样的人了。”

“你怎么能穿那样的衬衫，露？”南希眯起眼睑厚厚的眼睛，带着亲切的不屑神色盯着那件讨人厌的衣服，“这衣服显得太没品位了。”

“这件衬衫？”露睁大眼睛，忿然叫道，“喂，我花了十六美元买这件衬衫呢。它值二十五美元。一位女士拿它来洗熨，之后再也没有来取。老板把它卖给了我。上面的手工刺绣一码又一码。最好还是说说你身上那件难看

又寒酸的东西吧。”

“这件难看又寒酸的东西，”南希平静地说，“是仿照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夫人身上的一套衣服来做的。姑娘们说她去年在店里开销了一万两千美元。我自己做了我这件，花了一块五，你在十步之外根本看不出和她那件有什么区别。”

“哦，好吧，”露和蔼地说，“你要是想饿着肚子装腔作势，就请自便。我可要做我的差事，拿好薪水；下班之后，尽我所能，给自己买些漂亮迷人的衣服。”

在这当口上，丹恩来了——他是个持重的年轻人，打着活结领带，并没有烙上这城市标志性的轻浮习气——他是个电工，每周挣三十美元。丹恩用罗密欧式的忧伤眼神望着露，在他看来，她的绣花衬衫就像一张蜘蛛网，任何一只飞蝇都会乐意被它捕获。

“这是我的朋友，欧文斯先生——和丹弗斯小姐握握手吧。”露说。

“认识您万分荣幸，丹弗斯小姐，”丹恩伸出手说，“我常听露说起您。”

“多谢，”南希说，用她冷冰冰的指尖碰了一下卢恩的手指，“我也听她提起过你——几次。”

露格格地笑起来。

“你的握手方式也是从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夫人那儿学来的吗？”她问道。

“如果是这样，你也可以安心地照搬了。”南希说。

“哦，我可不用那样子，一点儿也不。那对我来说太装模作样了。把手抬得那么高的架势，是用来炫耀钻石戒指的。等我有几枚之后再试试吧。”

“你还是先学会的好，”南希机智地说，“然后才有可能收到戒指呢。”

“嗨，为了解决这场争执，”丹恩带着一贯的愉快笑容说，“我来提个建议吧。既然我不能带两位去蒂凡尼珠宝店买钻戒，不如去小游乐场怎么样？我有门票。我们不能和戴着正牌钻石戒指的人握手，那就去看看舞台上的珠宝如何？”

这位忠实的扈从走在人行道靠近马路的一侧；露在他身边，穿着光鲜漂亮的衣服，像孔雀一样神气活现；南希走在内侧，身材修长，穿着麻雀般朴素的衣服，但步子是地道的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式——他们就这样出发，去寻找这一晚花销不高的消遣。

我想，不会有什么人把一家大型百货商店当作教育机构的。但是南希工作的那间商店对她来说倒是一所学校。她周围尽是品位非凡、精工细作的漂亮东西。要是

你生活在奢华的氛围中，无论付账的是你还是别人，这种奢华就属于你了。

她服务的对象大多是衣着、风度和地位都被社交界奉为典范的女性。南希从她们身上一一汲取在她看来每个人身上最好的一部分。

她仿效一个人的某种姿态，加以练习；模仿另一个人意蕴深长地扬起眉毛；从其他人身上学习走路的风度、拎钱包、微笑、问候友人、和“身份低微”的人谈话的样子。从她最爱的范本——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夫人那儿，她征用了一件绝妙的东西：一种柔和低沉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晰，发音完美无缺，如画眉的音调一般迷人。在这弥漫着上流社会的优雅和好教养的氛围里，她不可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据说好习惯胜过好原则，因此，或许好风度也能胜过好习惯。父母的教导未必能让你时刻保持新英格兰^①的良知；但你要是坐在一把笔直的靠背椅上，把“棱镜和朝圣者”这句话念上四十遍，魔鬼就会从你身边逃走了。而当南希用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夫人的语调说话时，她就从骨子里感到了“位尊者任重”的快感。

① 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六个州（缅因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罗德岛州、新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被称作为新英格兰地区。在美洲殖民史上被称为“清教徒之地”，被其他地方的美国人认为是传统保守的代表。

大百货学院里还有一处求知的源泉。无论何时，当你看到三四个商店女郎凑成一堆，手镯碰得叮当作响，进行着看似无关紧要的聊天时，可别以为她们是在谈论埃塞尔怎么打理后脑勺的头发。这种会议也许没有男人们的会审大会那么庄严，但它的重要性堪比夏娃和她的第一个女儿协商如何让亚当了解到他在家中应有的地位的碰头会。这是在世界舞台上，探讨对世界和男人的共同防御及交换攻防战略意见的妇女大会，而男子们则作为观众向舞台扔上花束。女人们是所有幼小动物中最无助的——有小鹿的优雅，却没有它的敏捷；有鸟儿的美丽，却不像它能够飞翔；有蜜蜂甜美的酿造，却没有它的——哦，让我们跳过那个比喻吧——有些人恐怕已经被蜇到了。

在这场军事会议上，她们彼此传递着武器，交换着她们根据生活的策略设计和规划的计谋。

“我对他说，”萨迪说，“你真是个轻薄的东西！你当我是什么人，对我说这种话？你们猜他怎么回应我的？”

各种发色的脑袋，棕色的、黑色的、亚麻色的、红色的和金黄色的凑在一起；答案已经给出；她们决定了怎样躲闪明枪暗箭，以便各人今后在与共同的敌人——男人——交战时大派用场。

南希自此学到了防御的艺术，而对女人来说，成功的防御就意味着胜利。

百货商店的课程包罗万象。恐怕没有哪所学院能更加合适，让她满足人生大志——抽中婚姻大奖的宏图伟业。

她在商店里的位子令人称羨，离音乐室很近，足以让她聆听并熟悉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至少让她耳熟能详，足以让她在野心勃勃地试图插足的社交界里假装内行。她还从艺术品、昂贵而华美的衣料和装饰品中汲取养分，获得熏陶，对女人来说，这些几乎就是文化了。

其他姑娘很快就看出了南希的抱负。“你的百万富翁来了哟，南希。”只要有个看上去腰缠万贯的男人走进她的柜台，她们就会这么招呼她。男人们习惯在女伴购物时四处转转，漫步到手帕柜台看看麻纱手帕。南希刻意模仿出的高贵神气和天然的娇俏美丽令人着迷。许多男人因此到她面前显摆自己的风度。有些人只怕是真正的百万富翁；其他的自然只是装模作样的假货。南希练出了慧眼识人的本事。手帕柜台的尽头有一扇窗户，她能看见街上等待购物者的一排排汽车。她能看出那些汽车的区别，就像看待它们的主人一样。

有一回，一位迷人的绅士买了四打手帕，在柜台对面

带着科斐图亚王^①的风范向她求爱。当他离开后，一个姑娘说：

“你怎么了，南希，怎么对那个家伙爱答不理的？照我看，他就是个大阔佬呢，货真价实的。”

“他？”南希带着冰冷彻骨、甜美非凡、近乎超凡入圣的冯·阿尔斯汀·费希尔式笑容说，“可不中我的意。我看到他在外面停车了。一辆十二马力的车子，一个爱尔兰司机！你再看看他买的是什么手帕——丝绸的！他身上还有茅草呢。要么就要地道货，要么宁可不要，恕我直言。”

店里有两位最“高雅”的女士——领班和出纳员——拥有几位“阔气的绅士友人”，他们时不时一起吃饭。有一次她们请南希同去。晚餐安排在一家富丽堂皇的餐厅里，那里新年晚宴的位子要提前一年才能订到。那里有两位“绅士友人”——其中一位的头顶已经光光如也——我们可以证明，奢华的生活让头发落光了——另一位是个年轻人，他用两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让你谨记他的身价和老于世故——其一是咒骂所有红酒都带着软木塞的

① 科斐图亚王：传说中的国王，对女性不感兴趣，直到某天见到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乞丐少女，从此爱上了她，并迎娶她为王后。后以“科斐图亚情结”指代对较低阶层女子的恋爱。